



~ 16
4046
20



216
4046
20

<2006-811>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八

題跋

題輿地歌

天官家有步天歌相傳爲李淳風所作三垣二十八宿各爲一歌千載而下觀象玩占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今婁江之位初博學好修有志經世大業作輿地歌以追配步天南條北戒山河經緯盡在歌訣中堵牆甕牖之夫熟記闇誦可以橫覽八區坐撫四海者也吾嘗謂天官家言至

宋秦之世則

南北

畢 昴之占窮輿地家言至

宋元之世則旬

侯要荒 之制窮天地翻覆劫灰遷改雖有
重獻司天堅亥步地其若之何寒燈竹几朔風蕭朕
使童子雜誦此歌不禁喟朕歎息朕維摩居士晏坐
丈室妙音世界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則亦何慮於
是哉

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余老嬾不耐看詩尤不耐看今人詩人間詩卷聊一
寓目狂華亂眼蒙蒙朕隱几而臥有隱者告曰吾語
子以觀詩之法用目觀不若用鼻觀余驚問曰何謂
也隱者曰夫詩也者疏淪神明洩汰穢濁天地間之

香氣也目以色為食鼻以香為食今子之觀詩以目
青黃赤白烟雲塵霧之色雜陳于吾前目之用有時
而窮而其香與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廢目而用
鼻不以視而以嗅詩之品第略與香等或上妙或下
中或斫鋸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
觸鼻即了而聲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舉此觀
詩方便法也余異其言而謹識之春初游靈岳於夫
山和尚禪榻得元歎新詩一帙歸舟雜誦撫几而歎
香巖言燒沉水香香氣寂朕來入鼻中非此觀也耶
元歎擺落塵空退居落木菴客情既盡妙氣來宅如

薛瑤几肉皆香其詩安得而不香牛頭梅檀生伊蘭
叢中仲秋成樹發香則伊蘭臭惡之氣斬狀無有取
元歎之詩雜置詩卷中剔几辟惡晉人所謂逆風家
也吾奉隱者之教養鼻通觀請自元歎始雖狀吾向
者又聞呵香之說昔比丘池邊經行聞蓮花香鼻受
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捨林中禪淨而偷我香俄有
人入池取花掘根挽莖狼籍而去池神弗呵也有學
詩者于此駢花鏤葉剗芳拾英犯棗昏穢俗之忌此
掘根挽莖之流也神之所棄而弗呵也朽山論詩科
偷句爲鈍賊是以應以盜香結罪下視世人逐伊蘭
之臭胖脹衝四十由旬諸天惡而掩鼻者其又將若
之何雖犯尸羅戒吾以爲當少假焉少陵之詩曰燈
影炤無睡心清聞妙香韋左司曰燕寢凝清香之二
公者于香嚴之觀其幾矣乎雪北香南清齋晏晦願
與元歎共之用以證成隱者鼻觀之法不亦可乎夫
山和尚妙于詩句能以香作佛事吾恐學人愛染著
知見香未免爲池神所訶也作是言已書於元歎詩
後并詒和尚觀之以發一笑

後香觀說書介立旦公詩卷

余用隱者之教以鼻觀論詩作香觀說序元歎詩卷

靈崑退老歎曰此六根互用心非自在法也金陵介
立旦公遣其徒携所著詩屬余評定余自己丑讀江
上詩歎其孤高清切不失蔬筍氣味庶幾道人本色
今十餘年矣余昔者論詩以目觀今以鼻觀余之觀
詩者已非昔人矣旦公之詩所謂孤高清切不失蔬
筍風味者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古人以苾芻喻僧
苾芻香艸也蔬筍亦香艸之屬也爲僧者不具苾芻
之德不可以爲僧僧之爲詩者不諳蔬筍之味不可
以爲詩旦公具苾芻之德而諳蔬筍之味者也其爲
詩也安得而不香吾規規乎日觀以色聲求旦公之

詩偏絃獨張清唱寡和誠不欲與繁音縟繡爭妍而
赴節若夫色天清迴花露滴瀝猿梵應呼疎鐘殷牀
于斯時也聞思不及鼻觀先參一韻偶成半偈間作
香嚴之觀所謂清齋晏晦香氣寂狀來入鼻中者非
旦公孰證之非鼻觀孰參之吾今取旦公詩盡攝入
香界中用是以證成吾之香觀也不亦可乎或曰子
向者有訶香之說旦公矜愛其詩若是池神則何以
待之曰子不聞青蓮華長者之鬻香乎池神之護香
也長者之鬻香也其回向之大小區以別矣長者了
知一切如是一切香土所出之處了達諸治病香乃

物類有學集 卷四十八 四
至一切菩薩地位香知此調和香法以智慧香而白
莊嚴于諸世間皆無染着具足成就長者所鬻之香
卽人間羅刹界諸欲天之香亦卽池神所護呵之香
豈有銖兩差別哉此世界熏習穢惡伊蘭胖脹之臭
上達光音天且公現鬻香長者身以蔬筍禪悅之香
作妙香句而爲說法池神安得而訶之若猶是餘塵
瞥起各呂命律憎伊蘭而愛梅檀則與夫入池取花
掘根挽莖者一間而已矣長者之別香也斷惡生喜
令諸有爲生樂著香生厭離香且公華嚴法界師也
吾請以鬻香長者之香助且公之香觀卽用且公詩
句代且公說法不亦可乎作香觀後說以訊且公并
再質之退老以爲何如

題桃溪詩稿

近來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
年四皓圖輒以贈予蓋其朽約皴染踰兩月而後就
予觀郭恕先畫屋木樓觀多與王士元對手往往假
士元寫人物于其中漁山有志于古命意造景以二
李恕先輩爲師此所以復絕於今人也漁山不獨善
畫其于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爲
之非欲以塗朱抹粉爭妍于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

畫之爲竹木猶書之有篆籀二者之法相近故郭恕先俱爲第一而荆浩朕答僧畫水山圖書五言四十字平生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畫者也漁山以二李恕先爲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俊而挾穀古人也孰得而禦之吾老矣庶猶得見公望啓南于斯世也

題巖武伯詩卷

武伯遊吳江過周安石齋中大書一絕句于壁余愛其詞氣樸直有宋名人之風去年冬以詩句投余凡數百篇披華落實明珎青瑤落落于行墨之間信武

伯之昌于詩而殖於學也昔者淵明爲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此蓋達人智士任運玩世擺落嘲弄之辭耳而杜子美訶之曰陶潛一老翁聞道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之訶淵明則達矣其于宗文宗武則曰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肯又曰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其懷抱之繫挂與否視淵明何如也當武伯投詩曰余方有哭孫之感老淚漬眼爲之破涕一笑客或從旁慕之嗟夫人當隕霜殺草蘭摧蕙折靡不悽狀感歎俄而之于五芝之田八桂之林芳菲極目未

物齋有學集 卷四
有不傍徨忻賞者也如客之云洪覺範所謂癡人前
不可說夢豈不可爲一笑乎武伯子張之才子也子
張有幽憂之疾二童子扶掖就醫余語武伯子勿憂
子于晨昏少間舉其所著歌詩高吟雜誦如彈絲竹
如考琴瑟子之尊人憑几而聽之殆將氣浸淫滿天
宅霍狀體輕而病良已也書之以詒武伯且以示世
之人知淵明少陵之古方可以起沈憂代藥物也則
自余之療子張始

題費所中山中詠古詩

近以學者摘詞掇藻春華滿眼所中獨好談握奇八

陳兵農有用之學山中詠古上下千載得二十四人
可以觀其志矣余少壯亦好論兵抵掌白山黑水間
老歸空門都如幻夢狀每笑洪覺範論禪輒唱言杜
牧論兵如珠走盤知此老胸中尚有事在所中才志
鬱盤方當不介而馳三周華不注何怪其言之娓娓
也昔人有言治世讀中庸亂世讀陰符又云治世讀
陰符亂世讀中庸此兩言者東西易向願所中爲筮
而決之

再與嚴子論詩語

武伯新詩益富風幡陣馬凌獵可畏而其自敘則謂

掉鞅於詩富有戈獲皆自余言發之嚴子以余爲識道之老馬則已誤矣今復捫衣再拜挾篋固請余非洪鐘也而撞擊之不休不已窘乎頃者脚病伏枕偶繙郭景純遊仙詩其二章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吟諷數四燿狀心開如登日次如出雲外累蘇積塊窅狀若喪其所有甚矣古人之詩之不易讀也余年八十澶而能讀而猶未能闕其所以海底之珊瑚没人能取之玉河之玉天西之人能採之黃帝之玄珠雖離朱猶不能索而得也不于此中截斷衆流斬

關奪命攝古人之精魂而搜討其窟穴雖其雕章斷句縵繡滿眼終爲土龍象物而已矣今之論詩者亦知評量格律講求聲病擘擘焉以爲能事由古人觀之所謂口耳之間兼寸耳人以兩輪卷葉爲耳亦知有大人之耳張兩耳以爲市人以時集會其上乎人以一尺口齒爲面亦知有無首之民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乎今之論詩循聲響尺尺而寸寸者兩輪之耳一尺之面也古人之詩海涵地負條風凱風出納于寸管之中大人之耳市刑天之臍口也今人窮老于詩歐絲泣珠沾沾焉以爲有得而自喜知盡

能索終不出兩輪尺面之間不已遼乎得生於喜喜
生於愛是爲愛魔亦爲詩魔此魔入人肺腑能招引
種種庸妄詩魔以爲伴侶魔日強而詩日下唐人之
授劍術也凡刺人必先斷其所愛朕後決之此言雖
以爲學道學詩之善喻陸士衡曰苟傷廉而愆
義亦雖愛而必捐亦此志也吾子之學詩勤矣入海
而求寶珠其肯顧長年舞篙櫓游遊於尋常澮瀆之
間乎聞吾之言撫心定氣卹朕而若失人之望吾子
也自此遠矣語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惟其不知是
以放言而不慙也老學荒落茫無端崖偶有棖觸嬋
媛不休聊書之以塞子之請并以諭後之下問者

題馮子永日艸

馮子无咎吾故人定遠之子也余與定遠爲父行親
見定遠羈角裹頭以迫班白而今復見其子之能詩
甚矣韓子之有感于三世也讀已听朕有喜而正告
之曰今稱詩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艷離岐以爲奇
非奇也丹華以爲艷非艷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
奇亦艷驚心動魄自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懷陶
之讀山海奇莫奇于此矣郭弘農之游仙謝康樂之
遊攬江記室之擬古艷莫艷于此矣而人不知也搜

物類不學集 卷四 九
盧仝劉義以爲奇獵玉臺香奩以爲艷問其所以爲
奇爲艷者而懵如也嗜奇之病頃少爲士友發之又
嘗謂李義山之詩其心肝腑臟竅穴筋脉一一皆綺
組繡繡排纂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碧此義山之艷
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國毛孔皆
香劉季和有香癖熏身遍體張坦所之曰俗今之學
義山者其不爲季和之熏身者尠矣而况不能如季
和者乎馮子之爲詩不狀選詞按部行安節和溫溫
抑抑有君子之志焉于斯世好奇好艷之病超朕未
有所染也孔子適齊郭門外見童子挈壺俱行其視
精其心正其行端語弟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作
矣定遠告予里閭少年偕其子稱詩者凡十餘輩皆
有文理今觀馮子之詩所謂視精心正行端者有其
兆矣余之所爲所狀而喜者矣

題顧伊人詩

杜子美詩云陶潛一老翁聞道苦不早有子賢與愚
何其掛懷抱及其晚年居蜀喜宗文宗武誦詩入學
歡喜吟賞累見于詩有子賢愚何嘗不掛懷抱也東
坡云軾窮困本緣文字在海外見邁文字一篇輒數
日喜今觀織簾父子唱和之詩去之十餘年旁觀者

尤爲動色而况其父子之間乎聊書其後以見古人
之意亦庸以勵兒曹也

題塞上吟卷

歲云暮矣白衣補衲坐竹牕木榻上挑燈讀塞上吟
卷雲旗雷車獵獵狀從空而下如嫖姚將軍率輕勇
騎棄大軍趨利轉戰過焉支山又如昆陽城西震呼
動天地屋瓦皆飛虎豹股戰快矣哉已而更閑吟罷
佛火青熒刁斗無聲木魚徐響狀後知此詩中邊聲
猛氣適足助老夫禪觀也作者婁江王紫涯氏其人
挽十石弓執丈二戈磨鼻盾草檄筆墨橫飛臨陣作
壯士歌功成和競病詩老夫坐長明燈下只用爾時
一味水觀消受耳

題觀梅紀遊詩

經年臥病仰看屋梁感感都無好懷武伯示我梅遊
詩一帙觀其典衣命櫂却筍輿穿犢鼻與酒徒衲子
跳踉梅花邨中昔人言尋花乞命庶幾近之朗狀一
過如移臥榻入衆香國補衲絮被皆染香氣豈不快
哉尤憶崇禎初元偕邵子僧彌觀梅西山于時明離
初旦雲霧乍滌山中草木欣欣向榮游人擔夫皆有
彈冠振衣之色今何時哉水堅地凍萬木皆僵前村

一枝束爲薪楚獨西山老梅居狀無恙殆真有無量
主林神擢榦舒光而爲護持者耶老人恂悅自失如
誕如夢如趙師雄醉醒羅浮酒肆翠羽啾嘈月落參
橫但惆悵而已覽斯卷者有感余言或爲之輟簡而
慨狀也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

題跋

題邵得魯迷塗集

邵得魯以不早薙髮械繫僇辱瀕死者數矣其詩清
和婉麗怨而不怒可以觀可以興矣得魯家世皈依
雲棲精研內典今且以佛法相商優波離爲佛薙髮
作五百童子薙頭師從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孫陀羅
難陀不肯薙髮握拳語薙者汝何敢持刀臨閻浮王
頂阿難抱持強爲薙髮亦得阿羅漢果得魯卽不剃
髮未便如阿難陀取次作轉輪聖王何以護惜數莖

髮如此鄭重彼信信剃髮刀鋸相加安知非多生善
知識順則爲優波離之于五百釋子逆則如阿難之
于難陀而咨歎慨歎迄于今似未能釋朕者耶我輩
多生流浪如演若達多晨朝引鏡失頭狂走頭之不
知髮于何有畢竟此數莖髮剃與未剃此二相俱不
可得當知演若昔者失頭頭未曾失得魯今日薙髮
髮未曾剃晨朝引鏡時試思吾言當爲啞朕一笑也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豫章王于一文士之不苟譽人者也來告我曰玉叔
不獨詩擅場也其文章卓朕名家惟夫子有以表之
俾後學有職志焉余聞之喟朕歎息余之從事于斯
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弱冠時熟爛空同弇州諸集至
能闇數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毘陵唐應德所云三歲
孩作老人形耳長而讀歸熙甫之文謂有一二妄庸
人爲之巨子而練川二三長者流傳熙甫之緒言先
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弇州藝苑卮言如金科玉
條及觀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後人思隨事改正而
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
自傷蓋弇州之追悔俗學深矣二也午未間客從臨
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

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三也毘陵初學史漢爲文遇晉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狀改轍閩人洪朝選撰晉江行狀區別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後好奇者旁歸于羅景明吳人蔡羽與王濟之書極論其側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學之流傳確有自來四也余之于此道不敢自認爲良醫而審方診病可謂之三折肱矣要而言之昔學之病病于狂今學之病病于瞽獻吉之戒不讀唐後書也仲默之謂文法亡于韓愈也于鱗之謂唐無五言古詩也滅裂經術偏背古學而橫鶩其才力以爲前無古人此如病狂之人強陽僨驕心易而狂走耳今之人傳染其病而不知病症之所從來如羣瞽之拍肩而行于塗街衢溝瀆惟人指引不狀則捫籥以爲日也執箕以爲象也并與其狂病而無之則謂之瞽人而已矣玉叔之文骨力秀拔意匠深遠標草命意迢狀以古人爲師蓋其道心文府本之天授俗學之熏染無自而淬其筆端也吾是以讀之而喜雖狀羣瞽冥行無目諍日慮玉叔出而空其羣也必將羣噪吾言吾是以滋思其說在吾之電論也亦蘄乎玉叔之自信而已矣樊宗師之爲文艱澀不可

句讀而韓子銘之曰惟古于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尹師魯縱橫論難極談兵事利害而歐陽子稱
其文簡而有體歸熙甫嘗語其門人韓子言惟陳言
之務去何以謂之陳言門人雜狀以對熙甫曰皆非
也惟不切者爲陳言耳玉叔以古人爲師究極文章
之體要雖世所稱高文鉅筆尤將持擇淘汰以爲剽
賊爲陳言况夫目論耳食嚼飯餽人者奚足置齒頰
間乎玉叔攜其文過余樞衣避席引古人後世誰定
吾文之語誘之使言余故敢自仞爲識道之老馬略
舉生平所知者以告之亦于一所更端請益而未能
更僕者也玉叔年力壯盛通懷虛已富有日新殆不
知其所至幸淡以吾言自信余雖耄老尚能憑軾以
俟之

顧與治遺稿題辭

予初識與治見其威儀庠序筆墨妍雅喜王國之多
士而華玉英玉之有後也莆田宋比玉客歿吳門歸
葬于閩家貧無子詩草散佚與治裹糧走三千里漬
酒墓門收拾遺草請予勒石表其墓金陵亂後與治
與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頸人鬼呼吸無變色無
悔詞予以此心重與治片言定交輕歿重氣雖古俠

朱齋不學集 卷四十九 四
烈士無以過也晚年屢遭坎陷困于疾藜卒無子窮
老以死施愚山學憲經紀其喪又屬其友方爾止沈
子遷網羅放失舊稿手自排纂爲集刻而傳之嗟乎
與治以老書生蓋棺瓦燈敗幃委纒無後愚山惠顧
風雅噓枯而朕歿若此其汲汲也愚山之于與治尤
與治之于比玉尹班之永夕范張之下泉氣類相感
可以徵天道焉風塵頽洞士生其時蒙頭過身而已
孤生黨軍持而抗服匿讀與治詩九原尤有生氣存
與治之詩所以存與治也知愚山存與治之義士之
自立而悲于無徒與夫慕義而懼于湮沒者可以慨
朕而興起矣

書趙太史魯游藁後

崇禎戊寅九月余蒙恩滿被南歸恭詣闕里謁先聖
林廟賦詩一百韻敘次其梗槩越二十有一年己亥
錫山趙月潭太史渡淮泗抵東兗肅謁林廟禮成而
言歸作記一篇賦詩數十章自謂如太史公適魯登
聖人之堂見俎豆禮器喟朕而歎心嚮往之祗徊留
之不能去涉未流處亂世居今晞古慨朕慕西京元
封之盛事今太史尤古太史也余讀而心重之當余
謁闕里時天步未筭四郊多壘篋中携茶陵李文正

公東祀錄想見弘正間盛世元臣銜命祗事肅雖至止之彞典俛仰江河唏噓慨慕所著詩蓋三致意焉今讀太史魯遊錄天地改易衣冠參錯墓門之荆棘未闢城上之絃誦尤在以石渠載筆之遺臣偕一二周餘夏肄拱立端拜于榛蕪灌莽之餘視余展謁時已邈狀如上古七十二君封云禪亭之時世循覽徹簡相向飲泣不知清淚之漬紙也太史肅拜壇墀瞻仰圖像追思先皇帝視學釋奠周行兩廡親諭儒臣當尊崇有宋周邵程朱張六子表章正學聖謨洋洋馨咳在耳而孔氏後人不能復問諸掌故爲之霑襟

掩袂已而訪問闕里諸誌錄殘缺失次以謂當及時脩葺彰明先聖典錄以立千萬世瞻儀之楷則此則余之所夙昔寤歎夢寐不忘者也居嘗謂今世憲章二祖三教鼎立釋氏琅函珠林憲有三藏道流若漢天師世家譜牒歷狀可觀獨吾先聖一門紀載闕如昔人撰錄若祖庭廣記宋家雜記孔子世家譜諸書今之儒者有曾考覽者乎闕里譜系宋元豐孔子四十六代孫知洪州軍宗翰所編也孔子續錄元延祐五十一代孫元祚所編也孔聖圖譜三卷一圖譜二年譜三編年元大德五十三代孫津所刻也此皆孔

氏遺書藏棄奎閣者今之後人有能舉其名籍者乎
明朝金華宋文憲公著孔子生卒考一篇辨正彼此
疑互吾夫子降精夢奠端門受書之時日儒者已付
之威音往劫不能委知而况其他乎從祀之典昉于
漢文翁石室圖像唐處州刺史李繁新作孔子廟命
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
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毛韓董高堂楊雄鄭
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韓文公詳記其事歷代崇重
祀典黜陟進退凜于秋霜而余尤有不能無議者有
元之許衡以仕元議輟宜也若江漢之趙復資中之

黃澤臨川之吳澄有功聖門無玷仕籍者不當補祀
乎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王柏再傳爲金履祥許謙
又傳爲明朝宋文憲濂王忠文禕文憲又傳爲方正
學孝孺文憲忠文以文學佐高皇帝黼黻開天鴻業
開三百年斯文之脉此可以無祀乎方正學爲朱子
之世適宗子九歿殉國開三百年節義之脉此可以
無祀乎以儒林言之新安之趙汭汪克寬一則承資
中之絕學一則闡紫陽之遺文其有功聖門一也以
道學言之三原王端毅恕其學力豈下于薛文清石
渠意見發揮經學河汾讀書錄之季孟也是三君子

者其可以無祀乎太史晞聖攷文述稽遐覽志則肆矣日尤在天文未墜地明君聖王必將有祀太牢坐講堂如炎漢之高光者執此以往後歿者之得與斯文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杜牧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余深望于太史故謹書其後以俟焉

題杜蒼略自評詩文

不見蒼略于今五年遇阨而氣益昌家貧而學益富才老心易趾高視下宜其所著撰宏肆寡兀富有日新一至于此也蒼略不以余爲老髦過而問道于瞽

請爲疏瀹其脉理而抉擿其指要則余固不能也豈惟余哉雖古之人亦有所不能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啓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今將欲剔其炷撥其油吹其火而推尋其何者爲光豈理也哉方其標舉興會經營將迎新吾故剝換于行間心神識神湧現于句裏如蛻斯易如蛾斯術心了矣而口或茫朕手了矣而心尤介爾于此之時而欲鏤塵畫影尋行而數墨非愚則誣也柳子之讀毛穎傳也曰譬如追龍蛇搏虎豹欲與之角而力有不暇蒼略之詩文赴壑之

龍蛇也當道之虎豹也顧欲爲之詆訶利病摶撫失
得蹈龍蛇之頭而履虎豹之尾此則柳子之所不暇
而余能暇之乎少陵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蒼略之于詩文旣已自爲評定則所謂千古寸心
者蒼略盖自知之矣若其靈心濬發神者告之忽狀
而睡渙狀而興蒼略固不能自知也而余顧能知之
也耶

題武林兩關碑記

神廟庚戌之後族子用章水部司權用關舟船上下
頌聲殷殷狀也越四十有四載用章之孫福先復起
甲第司權北關計口食俸洗手奉公蠲除瑣科爬搔
敝蠹徵輸鱗次行旅易集帆檣厪舍輿誦周浹及瓜
之日薦紳懷鉛素童髦臥轅轍相與咨嗟涕淚伐石
誦美訪求用章遺愛之碑樹北關者磨洗摩榻合爲
一帙自昔甘棠之封殖興思剪伐峴首之沉碑致歎
陵谷未有豐碑齊豎綽楔交轟祖武孫謀項背相望
如今日者班固有言士服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
規矩蓋百年以來龐豐熙洽羔羊素絲之風操兆于
一門非獨闕閭之美談箕裘之盛事也昔我先王有
國吳越當五代濁亂之季生全十四州之蒼赤仰父

物類彙編卷之九
俯子昌大繁庶今用章祖孫司權臨安實惟我先王
故土遺民是用保乂還鄉之歌曰斗牛無字人無欺
將無粉榆故國先王之精神盼蠻式憑在茲有徼福
假靈焉者乎用章之尊人侍御公建五王祠廟尊祖
合族大書表忠碑文刻于毬門之上漆書煌煌昭垂
金石作忠教孝其用意良遠今日之舉先河後海咸
歸美于侍御猗歟休哉昔者觀成蘇文忠公有詩送
守祠之孫曰墮淚行者會祠下姓名終擬碑陰我先
王之遺愛餘休茲久勿替如此今日者南北兩關考
貞珉而鐫樂石金銀之管琬琰之錄炳烺于滄桑變
易劫火洞朕之後德澤之在人心與天壤俱敞可知
已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鄒長倩之勉公
孫次卿以謂鍼紀繆穉積而有成此脩之之道也德
福之基也基厚矣墉則在子福先念之哉余宗老也
不可以不志于是乎書

題王文肅公南宮墨卷

故少保太原王文肅公以嘉靖壬戌首舉會試試卷
流布華夏經生學子家戶誦習而南宮故牘鎖院手
書者兵燹墮突尚在人間公之孫奉常時敏購得之
捧持以示謙益謙益竊惟明國家久道化成重熙累

洽莫盛于世宗肅皇帝神廟顯皇帝公登科在嘉靖
入相在萬曆歷事三朝身在台階斗柄之地長養五
十餘年和平盛大之福訂謨典冊炳蔚廊廟人皆能
知之其奮跡塲屋致身館閣實以是卷爲先資當此
之時風簷燒燭筆騰墨飛五星明聚百神下觀不知
光怪驚爆當復何狀迨乎得君當國天人和同人主
淡拱而薄海向風諷議雍頌而四變解辯蓋其光明
俊偉龐鴻深厚之氣象固已著見于蠶書蠹紙文句
點畫之間考其世知其人有不徬徨嗟咨俛仰流涕
者乎奉常少侍文肅曾觀此卷謂出嚴文靖家亂後
乃得之不知何人嗚呼異哉有唐之季贊鄭公之遺
笏記衛公之故物承平久長寤歎斯作居今之世獲
見斯筆其隱心動色又如何也周陳大訓魯歸寶玉
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謙益敢謹書其事以示觀者其
將以爲西清東觀遺文未墜而慨朕有遐思焉斯亦
文肅之志也

題吉州施氏先世遺冊

喪亂之後國家寶書玉牒與故家縹囊緗帙靡不蕩
爲煨燼踐爲泥塵獨吉州施氏累世圖像遺文散失
十有三載裔孫偉長一旦得之僧舍豈非施氏風流

弘長先人靈爽憑依不與劫灰俱泯抑亦偉長抑塞
磊落龍蛇起陸天實護持以畀之與吾家自漢南納
土彭城尚主得復王封六世後渡江居海虞者彭城
之宗子于禮實爲大宗居于他國越在草莽開天之
日鐵券進御不獲與守祧之裔共覩天顏宗老言之
皆爲隕涕乙未歲偉長遊臨海謁先廟拜武肅忠懿
文僖畫像獲觀鐵券及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
篆東澗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故
有此款識也謙益老耄昏庸不克糞除先人之光烈
尚將策杖渡江洒掃墓祠拂拭宗器以無忘忠孝刻
文乃字號東澗遺老所以志也偉長曰公方深惟周
鼎而吾家復還魯弓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其有占兆
邪乃再拜稽首敬書此卷之末

題王周臣文稿

周臣示余新文數首筆勢俛仰精強之氣尤在眉睫
間讀不盲道人說爲慨歎久之余往作二盲說贈錫
山華仲通謂春秋之世舉世皆盲人獨師曠與左丘
明兩人四目瞭狀在宇宙間周臣以十年未字之女
抱五世相韓之恥窮愁結轡發病于目余以爲居今
之世盡皆矇眵拍肩獨周臣一人目光如炬耳韓退

之歎張文昌盲于目不盲于心厥得文昌雙目再明
人謂文人之文能筆補造化如此今周臣坐臥一室
有比丘穿針之歎吾輩袖退之兩手不能伸紙援救
居朕爲造化所聊蕭良可自愧也元遺山有句云無
窮白日青天在定有光生引鏡年請以斯言爲周臣
左券

書吳江周氏家譜後

余少壯取友于吳江得周子安期及從弟季侯皆珪
璋特達君子雄駿人也季侯與余偕舉于鄉已而取
科第歷雄職市牙拊頰忤璫考成易名賜祠蔚爲名
臣安期晚晚不能取一第與余交益親因得見其二
弟安石安仁所謂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者也余每過
吳江泊舟垂虹亭下安期墊巾杖衣信步追躡若與
長年要約或舟未艤映望亭畔招手叫呼舟人謹笑
知爲安期也安期歿後間復過垂虹追憶安期步履
登舟足跡猶可指數招邀笑語咳吐宛朕輒潛狀泣
下不忍久泊而去衰年念故輒作數日惡以是故于
安石兄弟亦不促數相聞今年徵求內典書尺往復
安石以修葺家譜示余使爲其序余惟周氏南渡世
家恭肅爲盛世名卿遠有代序忠毅趾美相繼廟食

炳著琬琰固無俟于余言恭肅之諸孫有叔宗季華
兩徵君者外服儒風內闕梵行執侍中瓶于紫柏大
師爲白衣弟子而其母薛太君精修安養端坐往生
于是周氏一門承紫柏之什囑熏化母之教觀莫不
持木义奉檀度旁行插架漉囊倚戶吳中高門甲第
蘭綺相望未有是也季侯解八識規矩潛嘘慈恩之
一燈安期定徑山祖位默護曹溪之一葉搢拄末法
金湯儼狀安石輯古今禪門文字州次部居不下數
百卷珠林寶藏于斯爲盛當世文人詞客著書滿家
相與搜蟲魚矜篆刻者亦未有是也惡濁昏迷殘劫
腥穢閻浮提臭氣上直光音天四十萬里如周氏者
斯可謂栴檀之林香積之國也昔者顏侍郎作家訓
建立歸心一篇以告戒其子姓狀則廣之推之意其
不欲以七葉之漢貂六闕之唐尹誇詡周氏之譜牒
也可知已矣余老歸空門將與安石爲梵侶知其有
異乎世之君子也于是乎書

書南城徐府君行實後

昔北齊劉獻子有言百行殊塗准之四科德行爲首
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雖復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于立

身之道何益乎南城徐銓部仲芳敘次其尊府君行實少服牛行賈以紓其親長束脩鏃礪以立其身晚教忠訓廉以成其子今之士大夫牆高基下蠟言梔貌爲土龍致雨者視府君何如也府君有勇知兵馬上舞雙刀如輪昏黑中能挾彈取物其平居俯躬樞衣斷斷如也

記曰戰

陣無勇非孝也傳曰死而無義不登于明堂府君之爲勇與義兼之節以一惠宜謚之曰孝子謹書其後以信獻子之說

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今世達官貴人例有文集行世諸爲序述者詩漢魏迄李杜文左馬迄韓柳兼工媿美窮神極化吾將踵爲讚頌羅無量百千萬憶口爲吾口歛無量百千萬億手爲吾手聚無量百千萬億紙墨爲吾紙墨曾不足博其一顧曰吾詩筆固如是也少不愜願則慍詈隨之吾是以聞命飲冰搜腸捐腎驚爆竟日夕嗚呼何其苦也今吾讀徐仲光之文信手繙閱移日終卷忽狀而睡煥狀而興欣欣狀氣浸淫滿大宅何仲光之能移吾心也仲光之文本天咫搜神達紀物變極

情僞其雅且正者如金石如箴頌其變者如小說傳奇其喜者如嘲戲其怒者如罵鬼其哀者如泣如訴其詭譎者如夢如幻筆墨畦逕去時俗遠甚吾將爲次序讚述如上所云仲光未必喜卽不如上所云仲光未必恚蓋仲光之蘄得余言也不苟而余之爲仲光言也稱心出之而無所鯁避信仲光之能移吾心也仲光貽書屬余評定其文自比李翱張籍而以昌黎目吾仲光等夔翱籍斯可矣余之視昌黎猶天之不可階升也仲光于是乎失辭矣李肇言元和已後文筆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昌黎稱紹述之文以爲至于斯極昌黎之于樊也耦乎云爾張籍曰後之學者號爲韓張李翱曰兄爲汴州始得兄交昌黎之于李張也儕乎云爾吾觀翱與陸偓書謂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楊雄又曰孟軻旣歿亦不見有過于愈者習之之有道而文通懷樂善蓋亦百世之師也今之君子執子瞻汗流走僵之言下視籍湜殆循箕斗之虛名而未旣其實與侏儒問天于長人以爲庶其近天也彼長人者自詡爲近天則更爲侏儒所笑余傾倒于仲光至矣愚二人者之更相笑也戲書其後以交勉焉

讀歸玄恭看花二記

余嘗謂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列各目使人觀鳥裨木弱枝棗輟興盧橘蒲桃之感不復點綴片語若歐陽公牡丹志小小譜錄發揮出如許議論古人爲文或繁或簡皆非苟狀而作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此所謂伐柯之則也不狀則甲乙帳簿耳何以文爲玄恭今歲飽看牡丹菊花紀其游最詳屬余評定歲莫偏塞卒卒未遑點筆姑書此以復之狀玄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句可括紀游數十紙矣

書廣宋遺民錄後

元人吳立夫讀龔聖予撰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輯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有序而無其書明朝程學士克勤取立夫之意撰宋遺民錄謝臯羽已下凡十有一人余惜其僅止于斯欲增而廣之爲續桑海餘錄亦有序而無書淮海李小有更陸沉之禍自以先世相韓輯廣遺民錄以見志取清江谷音桐江月泉吟社以益克勤所未備其所采于逸民史其間錄者殊多謬誤以王原吉爲宋人張孟謙與謝唐同時令人掩口失笑近世著書多目學耳食之流

駉駉雜出是其通病惜乎小有輟簡時不獲與余面
訂其闕失也小有歿以其稿屬王于一于一轉以屬
毛子晉而二子亦奄逝矣余聞之子晉諸郎止得目
錄一帙後有君子能補亡刊正釐爲全書則小有猶
不歿也撰序者李叔則氏謂宋之存亡爲中國之存
亡漢得文中子元經陳亡具五國之義余爲之泣下
霑襟其文感慨曲折則立夫桑海錄序及黃晉卿陸
君實傳後序可以方駕千占非時人所能辦也小有
字長科故相國李文定公之孫叔則名楷秦之朝邑
人逝者如斯長夜未旦尚論遺民者殆又將以二君
爲眉目嗚呼尚忍言哉

題施秀才卷

嗚呼此吾吳郡二十年中事也有是太守廉辦得民
輯瑞告行黃童白叟如免父母有是諸生舉幡詣闕
爲州人借寇橫被策蹇不醵邑室一錢有是孝廉跡
不入公府蘊義生風甬樹齒牙鏃礪流俗豈非中吳
之盛舉郡志之美談乎城闕天沮宮闕幽絕匹夫庶
士靡因靡資投匭呼天朝上夕可惟先帝綜覈吏治
周悉民隱神心睿慮經緯萬方漢仁厚澤庶可以想
見萬一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可不念哉

題錢礎日哀言

或有問于余曰禮有之至哀無文又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礎日之喪其親也而爲文以告哀禮歟曰禮也今夫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及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哀之發于聲音者也夫鳥獸之喪其羣也越月踰時翔回鳥鳴號焉至于燕雀尤有啁噍之頃皆聲音之屬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志懣氣盛而托之于文以發動其觸地壞牆痛毒憑塞之極哀稱情而生文先王之所不禁也顏之推曰孝經曰哭不偯謂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

以哭有言者爲號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蒼頡篇有侑字訓詁之痛而諄也礎日之告哀是亦哭辭痛諄之類也禮緣人情何爲而不可或曰朕則彼都人士相與摘詞點筆以相其哀亦禮歟曰鄰有喪不相舂古之有喪者三日不弔則絕之王修以社日哀母鄰里爲之罷社今爲礎日之友者纏綿惻愴各相其哀以比于鄰舂罷社之義亦尤行古之道也或者拱而起曰善哉吾未聞此言信子游氏之儒也以禮許人吾不敢以汰哉日子矣

題南谿雜記

袁小修嘗云文人之文高文典則莊重矜嚴不若瑣
言長語取次點墨無意爲文而神情興會多所標舉
若歐公之歸田錄東坡之志林放翁之入蜀記皆天
下之真文也老懶廢學畏讀冗長文字近游白門見
寒鐵道人南谿雜記益思小修之言爲有味也道人
之詩與記雜出古人之妙理作者之文心尺幅之間
層累映望如諸天宮殿影見于琉璃地上行者殆不
敢舉足久之而後知爲地也詠懷金陵古跡及和臯
羽隆吉詩零星點綴皆有淡寄苦愛洪覺範陸放翁
目爲南谿二友其言曰石門文中之佛也放翁文中
之仙也余爲通其意曰石門謁梁公魯公廟李愬畫
像諸詩佛子之忠義鬱盤揚眉努目現火頭金剛形
相者也放翁巢車望塵家祭囑子諸詩仙人之飛揚
跋扈奮椎飛劔負青城老將毛羽者也道人灰心入
道古井不波學仙學佛何獨取乎二友記言谿之東
陂鍾山峰影如蓮華倒垂夕陽曉月有氣熊熊狀二
友之文章光怪發作化爲靈風怪雨恍惚遁去子可
不慎備乎道人不答反手長嘯目直上視仰睇雲漢
者久之

題華州郭氏五馬榮歸集

孝宗敬皇帝之朝運會雍熙明良喜起宗臣元老錯
列朝著于時一命之士被濯休明人懷緇衣之好家
厲素絲之節譬諸春陽麗日一艸一木靡不舞和風
而含元氣猗歟盛哉華州郭公由鄉舉三任方州廉
辦著聞引年致仕時人作爲詩文以榮其歸其詞頌
而不諂質而不俚泐泐乎盛世之音也嗟乎君子壯
而出仕仕而得歸歸而老老而死此亦民生之常無
足道者由今觀之則相與驚怪錯愕以爲吉祥善事
甚難希有陸大夫之燕喜疏太傅之祖送西京東都
朝野歡娛豈待于吾身親見之哉郭氏此卷放失已
久亂後得之敗屋壞垣中裔孫總戎光復屬余書其
後總戎今年六十有九據鞍上馬矍鑠哉是翁汾陽
異姓之後郭有人焉天其畀以斯卷爲何比于之賜
策乎是可書而券也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

題跋

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右經爲宋人寫本題云大唐三藏不空譯較今藏函
伽梵達摩譯本唯經前偈稽首觀音大悲王乃至所
願從心悉圓滿十六句與達摩本十四句至異從南
無大悲觀世音乃至說神妙章句陀羅尼後無量衆
生發菩提心則宛是一本也呪中每一句下有白描
小画像夾住諸佛菩薩諸天神鬼名于其下此則達
摩本所無亦今世間人所未曉者余敢以臆通之昔

者金剛薩埵親于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密部最上乘義後五百歲傳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于龍智龍智傳金剛智金剛智傳大廣智不空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我不空才六葉耳不空年十五師事金剛智受金剛界大曼荼羅法又請龍智揚摧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當哀肅之朝建灌頂道場則文殊現身誦仁王密語則天兵助陣非其五部教門別有密印觀法行果得持總中密中之密何以有此唐世梵僧寫進陀羅尼梵本必于細妙氈上圓畫形質及結壇于印上每

宮女繡成或匠人畫出其尤秘密者藏諸冊府不許流布唐末喪亂經畫銷毀亦有流入日本者此本必是不空所翻五百餘部之一其畫像則梵僧細氈圖形之遺製喪亂之後或自冊府流落人間也或疑此本畫像有馬鳴龍樹二菩薩本身佛與觀音大士說經呪時何以有此余應之曰佛法此經在補陀落迦山觀世音菩薩宮殿中子亦將疑曰佛說經處所不在竺國則在天宮何以降跡于南方之補陀耶楞伽中佛告大慧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于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則又將疑曰

龍樹生于像法之末何以佛于楞伽會上先爲記荊
耶瑜伽密教一祖爲毘盧遮那如來二祖卽龍猛菩
薩聖位玄功難思難議豈止分身百億現影三千而
可以時分數量比擬測度也哉毛子子晉獲此本于
蒼雪法師余見而歎曰靈文秘典僅存于後五百歲
東夏之人有如一行慧朗者傳教金輪用以顯神功
而求軌迹其必有取于此乎子晉其善護持之余敬
書其後以俟

書憨山大師十六觀頌後

楞嚴二十五聖齊說圓通如月光童子自叙水觀自
入室安禪童子誤投瓦礫乃至開門除去已叙致詳
委歷歷如畫自家屋裏人說家常話故應爾爾憨大
師枯坐東海入海湛空澄觀楞嚴觀境了然心目厥
後作淨土十六觀頌一門超出宜其鑿鑿如懸鏡也
學人影掠光影輒思拈弄偈頌余每訶之霍光將假
銀城賣與單于誰人作保耶杭城毒熱如焚聖可上
座以大師手跡見示不覺涼風沁骨謹書其後

題十八祖道始頌

蕩益法師旭公請鄭千里繪西方此土諸祖凡十八
人作序頌以志皈依旭公歿弟子聖可藏弄供奉請

物類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三
余題其後旭公于諸祖數止十八每宗各師一人非
有軒輊本朝則奉雲棲紫栢憨山三老繼諸祖後嗟
夫師子輟響野于雷鳴臨濟一宗儲胥林立而位置
三老于門屏之外旭公于此中鄭重頂禮揀別僭偽
風雪當門孤危措拄斯所謂田光貫高之用心與余
頃者刊定憨大師全集撰曹溪肉身記及紫栢密藏
遺集序不惜以短兵匹馬橫身四戰之地惜乎旭公
久逝不得見其危身竦坐展紙疾讀拊几而流涕也

書遠公明報應論後

遠公明報應論載在弘明集但書爲遠公之作攷出
三藏記目錄云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論中問曰
者皆玄之文也玄之難問報應可謂精矣初明四大
結結爲神宅滅之無害于神影掠拂經四大分散之
言次明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迹順何所寄竊
取老子道法自然之義故遠公評之曰此二條是來
問之關鍵立言之精要晉宋以後何承天范縝之徒
諍論神滅要皆述祖桓玄但得其少分龐義耳遠公
之答伐樹得株炙病得穴自宗少文已後極論形神
者一一皆遠公註脚故此論卽神不滅之宗本也盧
循瞳子四轉遠公謂之曰君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靈寶之凶慝固已懸鏡久矣感應之論條分禍福所以翦其奸萌折其弑械豈但是求理中之談哉京倚恃邪見不信罪福竊位扇惡無復顧忌不知義旗電發推步厭勝聞人怨神怒之言拊心自悔尚能執冥科幽司都無影响否兇渠卽僂縣首大桁此時地水火風結爲神宅亦無受傷之地否循覽遠公之論而披尋其扣擊之所以然後知撥無因果乃亂臣賊子積劫之芽種剗心剋骨以桓玄爲殷鑒尋影响之報以釋往復之迹無父無君之流毒庶可以少殺矣乎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以樓煩之著論比東魯之春秋非虛語也後世儒者誅逆臣于晉季失席痛恨莫桓玄若也及其標榜墜義排斥三報法三界胥歸命于神滅其不以玄爲太矣不弗思之甚也哉

華嚴法

言乘手錄標目一册留平湖陸季

高家余得之吳江周安石氏此册爲藏師甲乙掌簿
草次標識然實有益于禪講兩家吾嘗謂圭峰大師
講清凉疏鈔于東都泰恭小師至于斷臂慶法今之
講疏鈔者尋行點句動云一標二釋三結未知古人
講演果如是否師謂經疏鈔不應並講又謂單講會
宜爲大愚以此正告講席斯可謂天鼓發聲矣其抗
辨宗門有云救少林緝帕之譌則披根許唱懲白蓮
郵册之禍則斬蔓蘭風斯二者其病症粗其攻伐顯
若以正法眼藏剔邪別僞由笑絕法舟而抉摘笑岩
在法門則金剛之眼也在儒門則春秋之筆也蓋昔

生齋不學集 卷五十一
者紫栢海印二大師謂五燈之傳不正則慧命不續
而獅絃則遂絕于楚石藏書謂入室弟子接鸞王之
油而擇牧女之乳點胸刺骨非師而誰奉二師之正
印全提真吼勘辨諸方推倒回頭趨翻不託者非師
而誰法運陵遲魔外恣橫法門中師子蟲不在絹帕
不在部冊而熾然于登堂付法僭王竊號之徒金剛
王寶劔沈蕤斷落如電光一綫偶爍昏塗其誰信而
從之豈惟不信殆必有血牙炬口鋒起而妨難者矣
師之誓願不惜頭目腦髓回向法界衆生假令阿僧
祇劫恒河沙數無量無邊衆生各化無量無邊口舌
咀嚼于師各出無量無邊筆墨描畫于師各殫無量
無邊智辨推剝于師師以一言半句爲弄引與無量
無邊衆生作緣于其婆心熱血庶有少分相應也然
則師于佛法中古人所謂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
之用心固無憾于斯人之徒而余爲奮筆舉敬留眼
目于末後亦何憚矣哉師以萬曆己丑駐錫虞山東
塔余方童稚從祖祖父存虛府君攜往禮足標目中
所謂錢文學順化也距今七十年矣師得龍樹尊者
不死之法長緝褐衣時時游行人間偶睹此册必將
曰此吾向日摩頂撫慧八歲小兒也今老大掉弄筆

物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舌如此能無粲然而顧笑乎

物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七

題無可道人借廬語

金華宋學士至正末堅辭辟命入仙華山爲道士錙
青田賦詩以招之濠泗真人從非非想天出定雲龍
風虎應期而起握三寸管闡敷佛法龍華法界變現
于龍荒沙漠之餘學士故永明智覺後身乘大願輪
現身說法時節因緣不可思議如此無可道人後三
百年踵金華之後塵其人與其官皆如之遭遇喪亂
雜髮入廬山披壞色衣作除饑男又何其相類也金

華題廬山十八賢圖以謂君子在山林則天下亂至
于披圖流涕道人借廬之詩茫茫焉落落焉不復知
有情器世界塵劫壞成之事翎彘松漠規啼居庸如
風起青蘋之末迢然過吾耳也自香山居廬山艸堂
煉丹垂成除書至而丹鼎敗龍河之幣聘亦仙華敗
鼎之日也恐道人未免捉鼻耳癸巳元日海印弟子
某題

書蕩益道人自傳後

道人辭世之日遺囑諸弟子勿起塔勿刻銘茶毘之
行以骨肉施禽鳥豈復有意于身後名哉此傳是矣

已歲手書以遺其上足聖可者聖可出以眎余請書
其後嗚呼今世宗師座主踞曲蓋牀建大法幢者多
矣孰有千經萬論如水瀉瓶橫心橫口信心信口橫
說豎說具大辨才如道人者乎孰有持木叉戒水清
玉粟雖復白刃穴頭飛鋏灼身斷不肯毀缺針鼻如
道人者乎孰有篤信大乘最上乘法門破所第二義
諦不游兔徑不內牛跡不乘羊鹿二車如道人者乎
其立論以爲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指月錄盛行
而禪教壞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舉世若教若律若
禪無不指爲異物嫉若仇讐道人坦懷當之攢鋒集
矢無可引避昔者宋人論洪覺範曰寧我得罪于先
達獲謗于後來而必欲使汝與聞之于佛法與救鴿
飼虎等于世法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之用心也
吾嘗謂紫栢海印二老後道人殆庶几不媿此語於
乎難哉然道人眼明手快立心公虛余嘗見其四書
解微言規切之幡然有省遂秘不復出初未嘗封已
貢高自以爲是也今其著書行世者諸方耆宿或然
或疑佛無定法教有多門在作者意廣言高豈能以
一手握定在觀者射聲問影未免以象矢拾決要以
門墻旣別標指各殊未嘗往復酬對諮決于生前而

徒以函矢礮錐抉摘于身後道人爲正法爲末法一
往深心苦心窮塵積劫孰有能明之者此余所爲咨
嗟惋惜願與斯世法將共表明之者也余老皈空門
辱道人有支許之契哲人往矣安仰安放每讀其書
時有弋獲燈前茶罷不復能執卷請益永言思之潛
然淚下遂書以示聖可并以告諸上首弟子其未知
以余言爲然邪否邪道人名智旭號素華亦云蕩益
傳文不載法得附書

題官和尚天外游艸

往年遊南北兩都劔叟和尚樞衣謁余是時爲秦川
貴公子爲山東英妙已而爲西東京循吏爲西臺遺
老今遂壞衣髥髮修頭陀行拄杖拈錫揚眉瞬目作
堂頭老和尚一生面目斬眼改換使人有形容變盡
之感而余猶刺促作老禿翁雀入水化爲蛤我獨不
能豈不悲夫劔叟今年晤余武林出天外遊艸示余
劔叟所云天外者欲界天外耶無欲無色四空天外
耶欲界之頂卽色界天色界之頂卽無色界天安得
有天外之天可游四空天依于空空無所依又安得
有空外之天可游我輩波波碌碌多生積劫往來天
上人間安得有一天外之人與劔叟證明此事耶如

牛齋不學集 卷五十一
來言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一時消殞虛空既
言消殞劍叟所遊之天外未知安放何處覺浪老人
近在皋亭此老生身在空劫已前或能知天外事劍
叟試以吾言問之

書惟諤上座傳後

卽中見公贊惟諤上座行履極稱其舍道歸禪得三
聖設教之意而愚以爲歸禪猶易歸禪之後習禪于
聞谷學教于新伊晚而諮決于靈峰一時魔禪盛行
開堂付拂紛起如蝟毛而能湛寂自守不墮其雲霧
中此則枝拄末法爲風雪當門之人斯爲難能也溯

其生平乘戒兩急福慧雙脩以六度萬行訓迪子孫
俾其謹守木叉精嚴持誦重規疊矩擊蒙守拙而不
敢掠虛頭標影悟扇狂風而卷惡慧厥孫蒼暉受靈
峰遺囑傑然稱師子兒其家風可知也蒼暉勉之真
修實悟勿負二老人爲法苦心卽堪從佛轉輪作人
天眼目余將援筆以觀其有成

題石天洞書

孔自孔老莊自莊老禪自禪乘流示現面目迥別宋
儒林虜齋影掠禪宗注莊子河伯海若謂與傳燈錄
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同看却又不敢不依傍

程朱移頭換面三家門庭從此無風起浪葛藤不斷
莊生云鑿混沌之竅七日而混沌死其庸齋之謂與
石天居士具正法眼具大辨才說莊頌莊橫說豎說
非庸齋一知半解之比方今魔外盛行矯亂論議佛
法世諦如金銀銅鐵攪和一器其罪業尤甚于毀佛
誦經請石天特出手眼橫截衆流勿使明眼人謂庸
齋一往敗蹶延津劍已去向有刺舟人也

讀武閣齋印心七錄記事

予老歸空門患苦日學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
之書一日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道學剽賊
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日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
句語錄駢贅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日扇丁甲之火以
待京文凡經方符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蓋嘗用
是法以銷歸世間文字雖大地爲紙微塵爲墨而吾
以灰心閉目冥置之而有餘戊戌良月之晦有一偉
丈夫扣我柴門闖然而入拱揖肅拜捧持所著書盈
箱溢帙出而就正於予其爲書也網羅三教懸鏡一
心穿天心壓月窟凌四游貫八極驟而卽之如入鮫
人之室明珠夜光撒地而涌出也如登羣玉之府琬
琰珪璋觸目而森列也徐而探之如涉大海天吳陽

候魚頓鼻眈破礮而逆擊也如入深山窮谷豪豬虎
豹迅奮而攫挈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也予耳嘈金奏
目眩銀海一不知丈夫之爲何人是書之爲何書也
其以爲儒家也則未知爲河雒之圖與端門之命與
赤虹黃之刻文與其以爲釋家也則未知爲阿難海
之集與遮具盤之藏與曇無竭之寶牀金牒與其以
爲道家也則未知爲靈飛之經與良常之銘與驪山
老母之丹杖與其以爲諸子百家也則未知雕龍炙
蹠與白馬非馬與蒯通之雋永鄭虔之蒼蕞與始而
驚已而喜旣而愕眙徊徨不能自持則曰有三大火

聚在盍畀諸畀諸儒火則有縹筆絳衣之大儒攝齋
而臨之畀諸佛火則有赤幡白牛之天神執杵而護
之畀諸道火則有星冠霞帔之仙真佩璽而守之余
爲之手戰頭暈口吐而不合也興金藏之雲不能覆
也鼓毘嵐之風不能吹也張炎官之繖不能焦也所
謂三大火聚者其赫熹可以焚鐵圍亘梵天而此書
無恙也余所設投畀之法窮矣於是乎蕩蕩墨墨隱
几而臥如遊帝所以入墨穴如魘如寤求寤不得者
久之紹介丈夫來者陳子金如趣呼予曰是夫也非
他人究之曹縣武閣齊先生名張聯者也是東魯洙

泗之名儒而先皇帝立纁之遺臣也是曹安邑之人
室弟子張藐山黃石齋之畏友也弱冠壯遊明心訪
道效善財童子南詢徧歷百城頂禮善知識而今首
及予夫子夫子其安意以接之無恐予乃憬然而寤
曰予知是人久矣于安邑爲吾同門於張黃爲吾同
志今南詢百城以及我予醯鷄也其發吾覆也多矣
予其爲彌伽俗士乎故當下座於善財所散花供養
起立稱歎若還昇本座爲善財說法則非所能也予
聞西域善財塔廟於今現在居人多唱善財歌辭虞
山城東亦有福城塔廟予請爲丈夫唱善財歌以代
彌伽散花作禮不亦可乎丈夫聞之輒然而笑踐席
酌酒唱和歌辭再拜別去而予篝燈拂經爲記其事

題李小有戒殺文

山家村舍客至無時殺雞烹伏用爲常供不知雞之
被殺者宛轉沈痛受諸苦惱手提繩縛無復出路卽
鐵籠彌覆地獄砧几割截鸞刀絢鬻卽刀山劍鋸地
獄擗毛剝翼湯水煎沸卽鑊湯洋銅地獄猛火燒煮
骨髓焦爛卽熱灰爐炭地獄彼雖旁生毛羣羽族神
識受苦與我何異爾時賓主周旋祝延酬勸一談一
笑七箸相向豈知盤中之物受如是無量苦惱耶况

坐中之客豈無受持殺戒權開五淨者彼若不食我
疆之食我既殺生又破彼戒彼戒既破我業增重又
復我雖強彼食彼終不食彼不破戒不爲我殺彼戒
無損我自以殺生強人破戒我業增重又若貪夫大
嚼饑口垂涎鑿齒摩牙撐腸拄腹了無悲愍之心但
有饕餮之樂惡業相成招報牽引愚人放箸而一笑
智者染指而痛心是可忍也不亦傷乎廣仁居士慈
悲說法聚沙蒙叟讚嘆助緣願我同人共相戒勉當
知人生食羊羊死爲人人羊相食之果佛語昭然卽
雞蠱相啗之因交報不爽菜羹蔬食吾儒自有素風

酌醴焚枯古人傳爲佳話守烹雞之一戒廣戒殺之
多門今日之祝雞翁卽他劫之救魚長者諸佛諸天
共相歡喜稱歎豈獨小有斯文能現廣長舌相哉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終

中齊右學集 卷五十一

九



